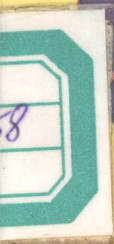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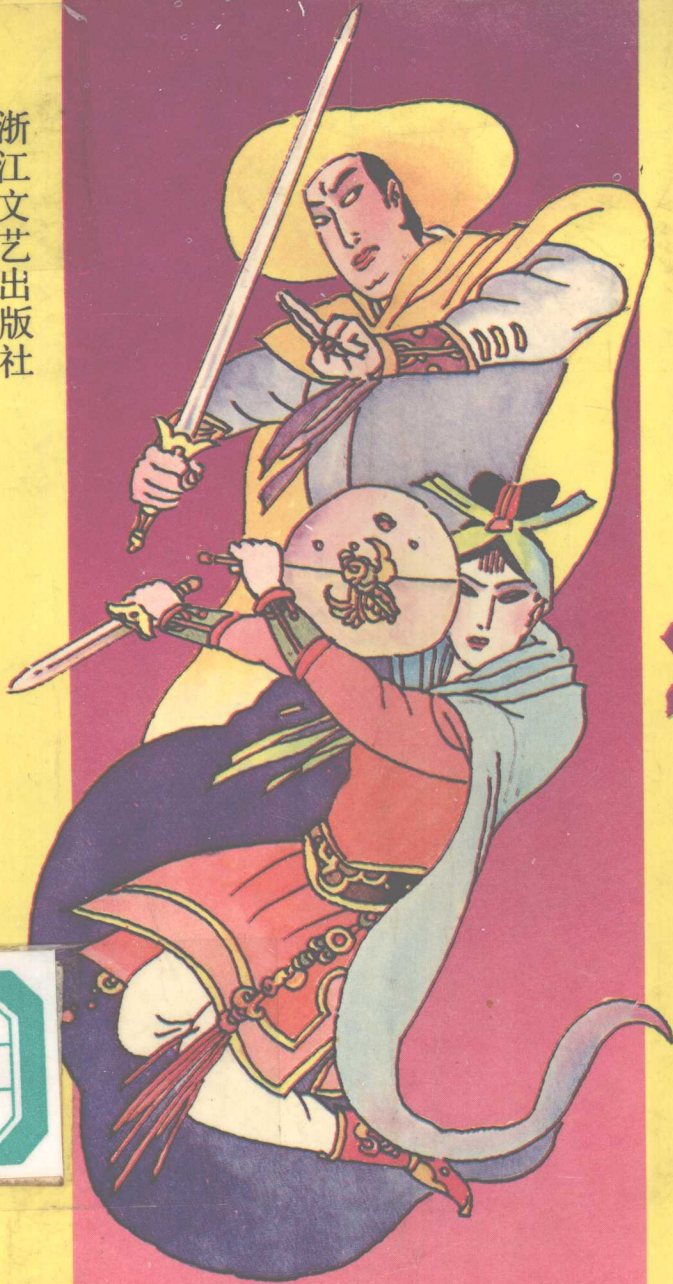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台湾
东方玉

紫玉香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

I247.58

75

香玉集

台湾 东方玉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伪善人吕八为独霸武林，阴谋杀害侠义道英雄。青年侠士丁建中追查凶手，行走江湖，历尽险阻。他与女侠戴珍珠偶入“天香宫”石窟，得《天香秘籍》，合籍双修，功力大进；并得宝库异宝紫玉匕。紫玉匕乃吕八所练“金刚罩”之克星。他们重出江湖，组织正义之师，终于惩处了元凶恶煞。















江西景德镇，居昌江南岸，唐宋以来，即以瓷器闻名，居民殷实，市肆栉比。

这是八月初头，秋高气爽。

金黄色的太阳，斜挂在城头上，满城俱在晚霞映照之中。

正因为时间逐渐接近黄昏，许多人赶着出城，也有许多人赶着进城，街道上行人车马，也显得特别匆忙。

北大街转角上，兴隆客栈门口，正有两名伙计，在赔着笑容招呼客人。

这时，从大街上传来的一阵得得蹄声，由远而近，一辆半新不旧的马车，驰到兴隆客栈门口，缓缓停住。车把式是个戴毡帽的小老头，他举手挺了挺毡帽，迅快跃下座头，打起车帘。

这一刹那，兴隆客栈的两名伙计，已经满脸堆笑，急步趋了上去。

车厢中第一个跨下车来的是身穿天蓝夹袍的少年公子，看去约莫二十出头，生得剑眉凤目，只是脸色稍嫌苍白。

第二个是位二九年华的姑娘家，一身紫红衣裙，秀发如云，风姿绰约。

两人刚一下车，一名店伙立即迎了上来，赔笑伺候道：“公子是要住店？”

蓝衫公子颌首道：“两间清静上房。”

伙计忙道：“有，有，小店上房，最是清静不过，公子爷请随小的来。”

蓝衫公子站着没动，直等那赶车的小老头从车厢搬下一只朱红木箱，和一个大包袱来，分别由两名伙计提着，在前引路。

蓝衫公子和红衣姑娘跟着两人身后，朝店堂中走去。只要看两个伙计提着箱笼，显得十分沉重，只怕不是黄金，也是银两。

就在蓝衫公子和红衣姑娘刚进入店堂之际，从对街走来两名身穿蓝布短靠的大汉，跟着跨进客店，朝店伙说要住店。

兴隆栈的第三进，有一个小小院落，天井两旁，放着不少盆栽花木和盆景假山之类。一排五间，加上两边厢房，自成院落，果然十分清静。

蓝衫公子和红衣姑娘就住进了左首两间客房。

客店里的伙计，眼睛比狗眼还亮，他们一眼就看得出这位公子爷，手头阔绰，油水绝不会少。二名伙计打脸水、送茶，忙个不停。

天还没黑，就掌上灯来，一面伺候着道：“公子、小姐，可要叫什么酒菜？小店掌厨师傅，从前是安庆府杨知府的厨司，他老家就在咱们景德镇；杨知府调到北方去，他没跟着去，就给小店重金礼聘了来。只要在小店住过的达官贵人，没有一个不说小店大司务的手艺，是城里第一的。”

他翘着大拇指，说得口沫横飞，好像他就是大司务一般！

蓝衫少年听得微微一笑，点头道：“咱们赶了一天路，也懒得出去，你这就关照厨下，酒菜拣他拿手的做来就是了。”

伙计连声应“是”，接着又道：“公子爷要什么酒？”

蓝衫公子道：“我妹子不会喝酒，给我来二斤花雕。”

伙计又应了声“是”，才行退出。

红衣姑娘等伙计走后，眨动一双清澈如水的大眼睛，低低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没看到两个点子盯着咱们下来么？”

蓝衫公子托着茶盅，轻轻喝了一口，才道：“自然看到了。”

红衣姑娘道：“他们今晚可能会有行动，你怎么还要喝酒？”

蓝衫公子笑了笑，道：“妹子吃过晚饭，只管去睡，我要逗逗他们。”

红衣姑娘红菱似的小嘴一撇，说道：“两个毛贼，有什么好逗的？”

蓝衫公子笑道：“小脚色栽了跟斗，才会引出大的来。”

过没多久，一名伙计进来，在房内一张小桌上，摆好两付杯筷。接着另一名伙计端来了酒菜。

小桌上，放着两付牙箸，两个描金细瓷的小酒盏，和一把银壶；就是八个盛菜的盘子，也是景德镇的名瓷，白净如玉，花纹细致！

这大概是专门用来招待上房贵宾的餐具，如果普通房间，那只有竹筷粗碗罢了。

菜肴量不多而精，这只要看盘中每一个菜，色香俱佳，味当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

那伙计拉开椅子，哈着腰，满脸堆笑，说道：“公子爷，

小姐，请用酒菜了。这几个菜，是小的特别关照大司务做的，二位尝尝就知道了。”

红衣姑娘皱皱柳眉，说道：“我不喝酒，伙计，你给我来饭。”

伙计连连点头说道：“是、是，小的马上去拿。”说着很快地出去。

蓝衫公子和红衣姑娘对面坐下，取过酒壶，在自己面前斟满了酒，轻轻喝了一口，酒是温的，入口甚是香醇。

蓝衫公子赞了声：“好酒！”一面举筷道：“师妹，你不喝酒，先吃些菜。”

红衣姑娘嫣然笑道：“你当我还会客气？”举筷吃了一口，果然味极鲜美，不觉赞不绝口，说道：“白师哥，这里大司务手艺果然不错，菜做得真好。”

蓝衫公子豁然大笑道：“他是府台大人的厨司，那还错得了？”说话之间，店伙送饭进来。

蓝衫公子吩咐道：“伙计，这里不用你伺候了，你只要给打我一盆脸水来，放着就好。”

店伙唯唯应是，迅速地打了一盆脸水，放到窗下面巾架上，便自退出。

红衣姑娘装了一碗饭，边吃边道：“白师哥，今晚……”

蓝衫公子没待她说下去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师妹吃饱了，只管进房去睡，我要等他们来。”

红衣姑娘小嘴一嘟不依道：“有热闹，你就不让我插手。”

蓝衫公子笑道：“你要插手可以，但不能出声，也不可露了行踪。”

红衣姑娘听得一愣，问道：“这为什么？”

蓝衫公子跟她低低说了几句。

红衣姑娘暗地笑道：“白师哥，你这计策真绝，咱们就这么办。”她吃完饭，站起身，用茶漱了漱口，低低地道：“白师哥，时间不早啦，我先回房去了。”

蓝衫公子知她童心未泯，是个急性的人，巴不得点子就来，当下点点头道：“好吧，但你不可太早出手。”

红衣姑娘回头笑道：“师兄尽管放心，我记住了。”

一闪身，开门走了出去。

蓝衫公子一个人斟了一盏酒，慢慢地喝着。这是消磨时光，因为他等的人，还没有来。

一更过去了，现在快要接近二更，客店里的人，全已入睡，后院更是静悄悄的，没有一点声音。

只有左边蓝衫公子住的那一间房里，窗棂上还透着烛光。

就在此时，屋檐间，像风飘落叶般，响起了两声极为轻微的声音，但见两条黑影，轻快地跃落中庭。

那是两个夜行人，脸上还蒙着黑布，只露出两个眼孔，背后还插着明晃晃的钢刀。

这两人跃落中庭，互相打了个手势，一左一右，迅捷地掠上石阶，沿着墙壁，缓缓朝窗前移去。

左首一个已经沾着口水，用手指轻轻在纸窗上一戳。绵纸沾上水，自然一点就破。

左首黑衣汉子立即凑上眼睛，往里瞧去。

蓝衫公子早已剔亮了烛火，荧荧烛光之下，自然看得清楚。

房中，一张小桌上酒菜罗列，蓝衫公子还在自斟自酌，但他本来苍白的脸上，此刻已经两颊通红，醉态可掬，看情形，少说也有七八分酒意。只见他忽然放下酒盏，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走近床沿坐了下来。

左首黑衣汉子心中暗道：“这小子八成是喝醉了！”心中想着，目光一转，就落到床边那只朱红大木箱上，“只要等这小子睡下去，箱里的东西，不是轻而易举，手到拿来？”

但蓝衫公子可并没躺下去，他伸手从枕头底下，取出一个花布包，小心翼翼地打了开来。

这一打开不打紧，直把黑衣汉子看得一颗心几乎要从口腔里直跳出来！

原来那花布包中，竟然是一大包宝物：珍珠、玛瑙、珊瑚、翡翠，经灯光一照，珠光宝气，耀目生辉。蓝衫公子就坐在床沿上，一件件地拿着把玩。

就是那一串珍珠吧，一颗颗都有桂圆那么大小，浑圆洁净，散发出柔和的亮光，还有色如火红的珊瑚，晶莹碧绿的翠玉，几乎没一件不是价值连城的宝物。

左首黑衣汉子看得眼红心跳，连呼吸都感到有些急促，右手没命地朝站在窗右的同伴打着手势，意思是叫他快些过来。因为他同伴身上，带着“五更鸡鸣香”，此时再不动手，更待何时？

他手在招着，但他眼睛，就是舍不得离开小孔，生怕不看见蓝衫公子，这些宝贝就会缺了一件似的。哪知他招了半天，他那同伴兀是没凑过来。

左首黑衣汉子心头不禁有些冒火，忍不住回头看去，只见同伴猴着身子，站在右首窗角下，一动没动，心中更是有

气，噘起嘴唇，朝同伴轻“嘘”了一声，还勾着手指，要他过来。

哪知同伴依然并没理会，他自己却因噓了口气，突觉背上像是被针扎了一下，一个人顿时动弹不得。

这时蓝衫公子房里，灯火忽然熄去。

后院，顿时变得一片黝黑，宁静得不闻一点声音。

更深人静，旅客们自然全已进入了睡乡。

黑夜过去，黎明跟着就来。

住在客店里的，当然全是行客，鸡鸣早看天。天色刚吐鱼白，住在左首第二间房里的红衣姑娘早就起来了。

姑娘出门，总比男人要起来得早，那是因为姑娘们梳洗打扮，就得花上老半天时间，要是跟男人起得一样晚，就会赶不及。

这时，天还没有大亮，红衣姑娘敢情已经梳洗好了，两扇纸窗，呀然开启，一盆洗脸水跟着朝窗外倾来。这一泼，可就泼在两个猴着身子站在窗前的黑衣大汉身上。

红衣姑娘蓦里可看到两个蒙面黑衣人，心头一惊，双手发软，连铜面盆一起朝右首黑衣汉子身上砸去，口中同时尖叫出声：“有贼！”

一盆冷水，加上一只铜面盆一下砸到他身上，右首黑衣汉子但觉身上一震，穴道不解自开。他双手一活络，立即一个箭步，窜到左首汉子身边，伸手拍开同伴穴道。两人哪里还敢停留，飞身朝外冲了出去。

姑娘的尖叫声，和铜面盆堕地发出的一声巨响，登时惊动了后院所有的客人，大家纷纷开门出来。

蓝衫公子也急匆匆奔了出去，问道：“妹子，贼人在哪